

助學不畏路崎嶇 感恩薪火代代傳

港人結緣湖北村校18載 學子反哺延續大愛



助學義工團在天寶鄉中心學校門前留影。

1998年，港人梁欣紅因日本友人想要幫助中國失學孩子的心願，與湖北十堰竹溪山區鄉村結緣。惡劣的山村環境與留守兒童對知識的渴望深深地觸動了她，2006年日本友人病故，梁欣紅毅然接棒，並堅持每年走進大山，誓將這份愛心傳遞下去。18年過去，由梁欣紅等愛心人士組成的愛心團隊壯大到120餘人，部分當年受到幫助的孩子，在完成學業，甚至走出大山、成家立業後，懷着一顆感恩的心亦加入了這個團隊。團員們每年都會踏過彎彎曲曲、坑窪不平的山路，不遠萬里去看望、幫助大山深處的貧困學子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鯤 湖北報道 / 圖：助學團隊



助學義工團隊18年來捐助人數達到600餘人次，總金額超過百萬元。

1997年，相交30年的日本老朋友荻谷夫人拜託梁欣紅，因為自己一家人是靠長期從事日中貿易才得以生活，所以希望找到需要幫助的中國失學孩子，藉此來報答這份恩情。梁欣紅走訪北京及境內外慈善機構，尚未得到準確回覆時，一位友人提醒她，何不去之前曾經去過的湖北十堰竹溪縣天寶鄉看看。

身旁無雙親 讀書成幸事

梁欣紅至今記得第一次與荻谷夫人深入天寶山區時候的景象：村裡農戶分散、土路曲折坑窪。因為山區交通不便，天寶鄉的孩子從小學一年級起就要住校。一周六天在校，孩子們得自備口糧，由學校食堂煮。1998年，在天寶山區學校，大米配鹹菜是家庭條件最好的學生才吃得上的，多數孩子只能頓頓吃「苞米碴」（玉米麵）或土豆。沒有綠葉蔬菜，更沒有肉。由於營養長期跟不上，天寶鄉的孩子與城裡同齡的孩子相比，個頭普遍矮小。

更讓兩人心疼的是，天寶孩子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因為貧困而吃不好，他們甚至沒有雙親照顧，小小年紀還要承擔起照顧家中病重老人的責任。義工團隊在走訪中發現，父親去世、母親出走、靠爺爺奶奶照顧等類似家境的孩子不在少數，能堅持入校讀書已是最幸之事。

2016年9月27日，時任義工團隊領隊的梁欣紅、虞紅等一行11人，在回訪天寶鄉中小學後，冒雨趕到竹溪二中看望12名受

助的天寶、泉溪籍貧困學生，將義工助學團精心製作的小禮物和每人1,600元的生活補助發給至學生手中。團隊對學生的資助，也從多年前交由學校代扣改為直接發放。

助學團回訪 盼幫更多人

回訪的座談會上，美籍華人譚工程師為孩子們介紹自己求學時的學習經歷和學習方法，強調高中知識的重要性；加拿大黎阿姨介紹高中英語的學習方法，建議同學們堅持寫英文日記，成立英語角，勤寫多說；曾受資助、現已步入社會的杜娟娟和還在求學的研究生明濤，講述了自己坎坷的求學經歷及現在的生活狀態，他們希望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回報社會，去幫助更多學生。

曾受團隊資助的官澤軍全程陪同了這次回訪。官澤軍中學時成績優異，但家庭貧困無法負擔他的學費，助學團隊的林瑛阿姨一直資助官澤軍直至他完成大學學業。和官澤軍一樣受過資助，且已走入社會、成家立業的孩子不在少數。如今在湖北省林業局工作的王生，曾在梁欣紅一行經武漢轉車時，帶著不足周歲的孩子趕到火車站迎接，並協助安排住宿。

盡力所能及幫助義工團是官澤軍、王生的迫切心願。梁欣紅稱最讓團隊感到鼓舞的，是有好幾位受助的孩子，參加工作後立即加入了助學義工團，從受助人變成了捐助者，每年與團隊一起回大山，以自身經歷去鼓勵學弟學妹們用知識改變命運。

海外華人加入 團隊不斷壯大

竹溪天寶深處湖北西北山區，至今入鄉走訪農戶只能靠步行。過去18年，義工團隊每年進山都要先在廣州會合，然後乘火車到武漢換乘至十堰，從十堰乘大巴到達竹溪天寶鄉。早年因為幹道未通，梁欣紅和荻谷夫人最後的進山路程得靠步行。家在香港的梁欣紅每年一次1,600多公里的去程，要花上兩天時間。

由荻谷夫人發起的助學行動，讓越來越多大山裡的貧困孩子和家庭受益，義工助學團隊因為諸多感人、感恩的故事相傳得到更多人的支持，來自加拿大、澳洲、日本、西班牙、美國、廣東等地的愛心人士出資出力，團隊人數擴大到120餘人。梁欣紅近年身體狀況雖不如從前，但山裡的美景、孩子們的渴望、故友荻谷夫人的心願都在激勵她盡快回去。

資金捐助微薄 陪伴成長意義深

據粗略計算，助學義工團隊18年來捐助人數達到600餘人次，基本從小學開始到高中全程資助，總金額超過百萬。近年來每年超過10萬元，2015年達到18萬元。助學範圍也擴展到竹溪周邊的泉溪、桃源等鄉鎮。資金的捐助在團隊看來還僅僅是微薄之力，逐年回訪，伴隨大山孩子們成長，讓他們感受到愛，相信命運可以改變，有着更遠深的意義。

捐助金額的增加和團隊的壯大令分工更明確。捐資用途明確、進山行程統籌安排、文字圖片記錄、聯絡捐助者與受助人等，每一項工作都有專人負責。在天寶鄉，團隊與受捐人還為助學發起者荻谷夫人立了碑，讓更多受助的山裡孩子永遠記住，曾經有這樣一位老人，幫助一群她素不相識的孩子。



來自加拿大的黎阿姨（站立者）向學生們介紹高中英語的學習方法。

見證鄉村巨變 校舍條件改善

親眼見證內地農村二十年變化，看着大山裡的孩子長大成人，梁欣紅感慨萬千。當年第一次進山時，山裡孩子們好奇的眼神和不露笑容的臉龐，曾讓荻谷夫人很哀傷，花樣年華的孩子為何不會笑？而如今，山裡的孩子變得開朗，會主動與義工說話，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，有着更多求學向上的夢想。

內地從2006年開始實行農村義務教育（小學、初中）全免費，2008年實現城市義務教育費用全免，梁欣紅再沒看到更多的孩子因為家庭繳不起學費而輟學。此外，當地還為部分孩子提供生活補助，減輕貧困家庭的負擔。回訪天寶鄉小學、中學，孩子們住校不再需自備口糧，2008年初中的生活補助為30元/周，2011年高中生活補助100元/周，學校供應白米飯熱菜，時而開葷。學校的住宿條件也得到極大改善，過去160餘學生同住百十平的房間，4人擠在不到3尺寬的雙層床上，如今新校舍拔地而起，每間宿舍4人至8人，並配有獨立洗手間。

電氣化教室、物理化學實驗室、美術室、舞蹈室，孩子們口中「醫生、作家、科學家、舞蹈家」的夢想在教育階段有了實現的基礎。梁欣紅回看18年的堅持，「我們小小的付出，卻得到了大山裡的孩子們慷慨的、無法用金錢和物質衡量的回報——他們學會了感恩，學會了愛，對自己和未來充滿信心。」



如今的學生宿舍條件有了很大改善。圖為來自美國的李抗美女士在學生宿舍與學生合影。



梁欣紅（右一）、林振邦（左一）到受助學生家中走訪。



團隊成員（後排左起）林振邦、李小兵、黎德行、虞紅與當地受助小學生合影。



虞紅（左一）代表團隊向學生直接發放生活費。

每個孩子皆有善心 信中洋溢思念謝意

助學18年，太多因家庭問題輟學、無人照顧的孩子讓梁欣紅牽掛在心。有一個並不是梁欣紅資助的小孩讓她記憶深刻。梁欣紅第一次見到胡松的時候，他還沒有十歲，讀小學三年級，「瘦小的身體藏在寬大的外衣裡，個頭比不上城裡六七歲的孩子，雞胸，一雙憂鬱的眼



團隊冒雨到貧困學子家中走訪。

睛，顯得特別沉靜」。第一次到胡松家家訪，梁欣紅對「家徒四壁」四個字有了最直觀的認識，除了幾張小板凳，空空如也。胡松30歲出頭的父親坐在輪椅上，下半身萎縮，母親因父親失去勞動力改嫁，胡松與傷殘的父親相依為命五年，吃飯由叔叔伯伯接濟。

年少的胡松不愛講話，但懂得用破布揮走小板凳上的灰塵，為客人端茶水。那一年，助學團隊一位愛心人士確認開始資助胡松在校的生活費，也在那一年團隊離開後不久，梁欣紅收到胡松的來信，幾十個字的內容裡提到「爸爸死了」，再沒有其他描述。梁欣紅不知道一個不足十歲的孩子，是否能用言語表達心中的悲痛，是否能承擔這般沉重？雖然團隊帶來愛心資金資助貧困學生繼續讀書、生活，但梁欣紅想給予孩子們

的呵護遠不止這些。後來，梁欣紅將最近一次進山時留存的胡松與他父親的合照，連帶回信寄給了他，希望能對這幼小的心靈有所慰藉，也希望他永遠記住父親的模樣。

隨後的一年，梁欣紅因為身體原因未進山，等來年再見到胡松時，小男孩一臉嚴肅地問她：「梁阿姨，你身體好些了嗎？」梁欣紅熱淚盈眶，一把將小胡松擁進懷裡，想告訴他「遠道而來的叔叔阿姨都是愛你們的」。在她眼裡，這些孩子縱使家境貧寒、家庭破碎，但每個孩子都有着善良的內心。

失聯三年 學成出師

團隊對胡松的生活資助一直持續到他讀高中，小學時每年500元、初中600元、高中1,600元。胡松讀高一時，梁欣

紅第一次從胡松的來信中得知，他有着「無家可歸」、「寄人籬下」的哀傷。傾訴無奈的第二年，胡松輟學了，與梁欣紅失去了聯繫。

三年後，梁欣紅在某天突然收到一個快遞，來自重慶涪陵中鐵十七局。在當地無親無故的梁欣紅納悶地拆開快遞，「我興奮得幾乎叫起來，原來是胡松！」一封信給捐助者，一封信給梁欣紅。胡松在信中向梁欣紅解釋了幾年前輟學的原因，以及後來工作生活的情況：憑着吃苦耐勞的性子，輟學遠走他鄉的胡松在工地被技術員選為學徒，已學成將要出師，他為自己的工作自豪，並希望梁欣紅原諒他輟學。來往信件諸多感恩與思念，梁欣紅一直期待着胡松所說「梁阿姨，我們不會不見……我會去看你的，我相信我有這個能力。」